讀書雜志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繆稱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爲威也後泰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竝云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泰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泰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泰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與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

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爲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

得賢

己求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

案己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即無也無字盖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乙正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恚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爲載鄭注堯典曰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

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

傳及新序雜事篇並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廣雅認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並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為感惑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盡力優

而克不能及也、高注、克、猶能也、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爲克不及

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

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

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卽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鍺、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

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各本斯作恩、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

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文下文釋近斯遠、塞矣、斯

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

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鱉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宍宍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宍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寅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干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爲遠害失其指

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以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念孫案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爲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慙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愼其獨也、念孫案慙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

於景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慙于景獨寢不慙于魂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為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為至人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

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爲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爲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遯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爲無人

不兢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爲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檜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過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爲何事矣、疑閔子騫三

年之棗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怛

矜怛生於不足高注曰怛驕也念孫案慘怛之怛無訓爲驕者怛皆當爲怚字之誤也說文怚驕也字從且不從旦玉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憍驕通作怚傲侮慢傷易通作也高注汜論篇曰駔驕怚也竝與此注同義怚訓爲驕故言矜怚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駔也高注曰嚴尊也駔驕也說文又云嫿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怚嫿姐駔竝字異而義同

理詘佚倨佝

容貌顏色理詘佚倨佝劉績云後有倨句詘伸見兵略篇疑此作詘伸倨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倨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倨誤為佚句誤為佝因倨字而誤加人旁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衍各本佝字又誤為徇而莊本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禦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禦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

據彼以改此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

大而章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念孫案大而章大當爲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荅賓戲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

漂池

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高注曰人或有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異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漂池當作湮池湮訓爲塞故注言填池也非止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僞蹠也僞與爲同而蹠焉往君子之憯怛非正僞形也而諭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

循性而行指

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念孫案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

衣行此指於國高注曰指猶志也劉本改指為止而諸本從之莊本同謬矣

必其得福

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為文

厚膊

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注曰厚膊厚切肉也念孫案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為膞字之誤也說文膞切肉也玉篇旨兗切廣雅

膊𦟝也、說文𦟝切肉𦟝也、字從尃不從専、膊之言剸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剸割也、故高注以膊爲切肉、鍾山札記以膊爲脟字之誤、非也、

分分

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念孫案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介本作𠆳、俗作分、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莊三十年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內宰注、敍介次也、釋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雖取其守介而安、釋文介或作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竝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皆其證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竝云、介、纖也、齊策曰無纖介之禍、是介

爲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緜緜介介。皆微也。故曰。禍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尚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

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郎至至道、說見上攷至至下、

矣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句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矣當爲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　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

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作舉以爲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以大政四字文不成義、蓋後人不

知大田爲官名、故妄改之耳、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爲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旣改正文、又刪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甯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爲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爲大田、此皆其明證也、管子小匡篇曰、墾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爲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爲大田、又齊俗篇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其證、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爲絚字之誤也絚讀若亙字本作搄又作緪說文搄引急也又曰緪急也楚辭九歌緪瑟兮交鼓王注曰緪急張弦也絚卽緪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絚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絚是其證泰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絚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絚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爲小弦急并刪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並作小弦絚又引高注絚急也足正今本之謬

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謗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爲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爲善則積快而爲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爲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爲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爲恩惡爲怨恨

故改惡爲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爲誦、則旣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皇

答二鳳皇至於庭、劉本作答二皇鳳皇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答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玉海並引、高注、二皇宓羲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篇泰古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爲鳳皇、劉本補皇字而未刪鳳字、各本及莊本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

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至於庭燕風字、

秉覆葢　度伎能　秉覆而并之　技能其才

秉覆葢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秉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敎篇作度地計衆、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伎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

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幷有之、斯爲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幷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幷之、案彼文幷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幷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卽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淮南内篇弟十

高郵王念孫

齊俗

僞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宍之獸宍與肉同各本宍誤作六辯見原道欲寅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僞匿之本作僞慝之儒又引注曰僞詐慝姦念孫案慝匿古字通說見泰族民無匿情下本當爲士僞匿之士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爲文若云僞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僞慝之儒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

作杢、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煖　兵戈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高注、楚人謂刃頓爲銖、念孫案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後人於煖上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爲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擢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

當爲扫墓。高注抽握也當作扫掘也。扫字本作搰。說文曰搰掘也。或作扫。廣雅曰扫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扫人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葬淺則狐貍扫之。高注曰扫讀曰掘。是扫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扫墓作抽箕者。抽與扫字相似。故扫誤作抽。說林篇伏苓扫兔絲死藝文類聚草部上引此扫作抽論衡薄葬篇不畏罪法而歸墓扫矣今本扫作抽蓋世人多見抽少見扫故扫誤爲抽矣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爲基。漢書敘傳陵不崇墓漢紀墓字誤爲基墓可誤爲基故基亦可誤爲墓逸周書大開篇兆墓九開今本墓誤爲基是也墓可誤爲基故莫亦可誤爲其史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漢書莫誤爲其是也基又以聲誤爲箕耳。

穿窬拊楗扫墓踰備之姦。皆謂盜賊也。楗謂戶牡也。拊

樴謂搏取戶樴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樴是也備與培同下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桑楚篇作阫漢書揚雄傳作坏）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抇字之誤本或作抉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抉非）

蟪惎

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蟪惎高注曰青蛉也（青蛉上當有蟌字）念孫案水蠆爲蟪惎本作水蠆爲蟌玉篇蟌千公切蜻蛉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爲鶉水蠆爲蟌太平御覽蟲豸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爲鶉水中蠆

蟲化爲蟌、蟌者、蜻蜓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蠆爲蟌、高注曰、水蠆化爲蟌、蟌、青蜓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蠆爲蟌莣者、蟌爲蟌之誤、蟌字從虫恖聲、隸書恖或作悤、又作悤、其上半與𦬧相近、悤或作蔥、因誤爲蟌耳、廣雅釋草、葛藉蒠也、今本蒠作蕙、又蔡蘆葛蒠也、今本蒠作蕙、皆其證也、莣爲蒠之誤、蒠、俗書蒠字也、與蟌同音、校書者記蒠字於蟌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蒠蟌二字既誤爲蟌莣、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蟌字、音矛、又於艸部莣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蠆爲蟌莣、甚矣其惑也、

筐

柱不可以擿齒、（擿讀若剔）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與蓬皆筳字之誤也、筳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弓人注、月挺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筳、（小簪謂之筳、小折竹謂之筳、草莛謂之莛、杖謂之梃、皆以直得名、）柱與筳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筳徒丁切、小簪也、義卽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擿齒、小簪可以擿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筳字隸書或作莛、（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艸、）形與蓬相似、筐與筳草書亦相似、故筳誤爲筐、又誤爲蓬矣、

函食不如箄　甑箅

夫明[illegible]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箄念孫案函食不如箄本作承食不如竹箅（箅博計反）今本承誤爲函箅誤爲箄（箅誤爲箄又誤而爲箄）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承讀爲烝之浮浮之烝謂用以烝食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是烝與承通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食）今人猶謂甑中蔽爲箅子世說云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箅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甑箅甑瓾在廡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箅爲物之賤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

箅雖賤而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箅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簞笥之屬則擬之不於其倫矣且箅與蜧爲韻蜧音戾若作簞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雖承字不誤而簞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箅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箅是則服用部作簞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引作承食不如竹箄簞亦箅之誤又案說山篇弊箅甑甑今本箅作簞非也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從竹畀

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笓篅箯筥籅箅篝是也，說文又云箄，簁箄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云簁箄箕帚筐篋簍是也，此言奬箅甑甄，則是甑箅之箅，非簁箄之箄，字不當從卑，

代爲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陳氏觀樓曰，常當爲帝，字之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此已誤，）代爲帝，謂裘與蓑迭爲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義並與此同，

肆

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脩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念孫案肆當作鴂玉篇乃鳥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鴂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燕鴂字而以肆爲樏樏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蔂蔂與樏同肆樏不同物何得以肆爲樏乎

過籥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日各本過字皆誤作遇莊本同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

笑可哀者，蓋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句而衍。

水擊　智昏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與正同波水不可以爲平。念孫案水擊當爲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氾論篇亦云，水激興波，智昏不可以爲政，智昏當爲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爲正，已波之水，不可以爲平也。今本作智昏者，蒙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爲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旣矣四夷九州服矣高注曰旣盡也各本脫此注劉本有念孫案旣本作測高注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旣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述聞禮記測深厚下後人但知旣之訓爲盡而不知測之訓爲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爲韻服字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旣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爲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補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太平御覽補義者宜也禮者體也引之曰上二句卽是訓義爲宜訓禮爲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旁而寫

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念孫案有虞氏之祀祀當爲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禮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淫已失與佚同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爲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

並云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旣雕旣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旣雕旣琢還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莿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太平御覽引作飾以綺繡莊子天運篇作巾以文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莿而已各本莿下有音出二字莊曰太平御覽莿作芥皇王部二芥正字莿奇字念孫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莿字或音出或以爲芥之

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薊者薊之壞字也草薊即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薊兮今本薊作芥文選鵩鳥賦注引鵩冠子作細故袃薊又云袃薊與蔕芥古字通玉篇薊俗薊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蔕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作草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為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為韻耳不知此

文但以舞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

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海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此並作有今據改）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道藏本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爲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爲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爲

謂此以行喪葬爲謂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讀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钁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钁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爲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

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爲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爲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爲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同皆由正文誤作不爲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爲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已同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

衡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爲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爲人而衍

鉗且

鉗且得道以處昆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大宗師篇堪坏得之以襲昆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司馬彪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䲹殺祖江于昆崙之陽西山經後漢書注引作欽駓張衡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坏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

說皆是，

齊味

今居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言或用酸或用甘也舊本作或以爲酸或以爲甘，兩爲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入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爲字今據刪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爲齊咊，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咊，卽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齊和萬方，陳禹謨改齊和萬方爲有萬方謬甚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

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亨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咊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此咊字若不誤爲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撥檖

伐橛栭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梠榱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檖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檖字本作遂故訓爲順也今作檖者因上文梠榱柱梁等字而誤耳茅本并注文亦改爲檖而莊本從之謬矣

一體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剖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劉本於剖下增硎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硎磨刀石、則有硎字明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硎、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硎、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巧也上當有爲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與此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爲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衆虛之閒

游乎心手衆虛之閒念孫案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閒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窾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閒此是說工匠爲連鐖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閒謂心與手之閒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閒無衆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念孫案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卽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

不能致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爲虛高注以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爲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无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

俔

辟若俔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閒定矣高注曰俔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俔作綄玉篇乎官乎管二切許愼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莧此字義當作綄爲是念孫案莊以俔爲綄之譌是也道藏本朱本注並作俔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

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綄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綄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綄候風羽也今本羽譌作扇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職字作軄體字作軆軄誤爲軆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竝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

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萇宏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

跖钁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钁並作鏵念孫案鏵字是也鏵即臿也跖蹋也文選藉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此故高注言蹋插說文茉玉篇胡瓜切兩刃臿也宋魏曰茉或作釫玉篇云今爲鏵方言云臿宋魏之閒謂之鏵高注精神篇云臿鏵也青州謂之鏵釋名云鍤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爲坎也茉釫鏵字異而義同臿鍤插亦同今人謂

臿爲鍤鍬是也使長脛者蹠臿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鍤字遂妄改爲钁埤雅引此作钁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钁大鉏也鉏以手揮非以足蹋不得言蹠钁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钁

毛嬙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其名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嬙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

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

並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並作遂於義爲長遂卽也言因所有而卽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並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爲禁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爲禁本作危爲難危爲難而誅不

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不敢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並與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

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並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驥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窾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閒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蝯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

慄危覦而躓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旣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俶眞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爲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橙今本橙作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辯見原道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

爲虛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喻之又引注云喻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僞與爲同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爲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部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決沈　先升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沈當爲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沈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

文相複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爲長

求水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淮南內篇弟十一

淮南內篇弟十二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道應

無爲知　弗知之淺　一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爲文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事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弗知淺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曰何謂不可謂猶為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為唯字之

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𠘧人字唐武后作𤯔疑𠘧誤爲先𤯔誤爲生也宋策吾欲藉子殺人今本人作王亦𤯔之誤

日暮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后乙

后乙入念孫案后乙當爲后乞字之誤也乞卽气之省文非從乙聲

不得通作乙、人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戶乙、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惷各本誤作惷、辯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爲若美、此後人因上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爲若美、道將爲女居、相對爲文、若改爲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爲韻、後人讀舍爲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爲德將來附、

以與度爲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爲女美而道將爲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爲女容道將爲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眞其實知今本眞誤爲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爲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並作龙俗書左字作龙因誤而爲龙茅本改龙爲尤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呂氏春秋愼大篇作老人終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列子並作左人水經滱水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列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念

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竝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列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葢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扚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扚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扚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扚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篇廣韻訓扚爲引、即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扚雲如繩者、索隱扚說文音丁了反、許愼注淮南云扚引也、是扚音丁了反

而訓為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扚雲如繩何超音義扚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列子釋文史記漢書扚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扚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蹀足謦欬疾言

惠盎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念孫案蹀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列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為有力字之誤也

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列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列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

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

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爲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補

爲人妾

魯人爲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爲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敎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卽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敎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

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近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卽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並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爲

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爲在字之誤也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列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人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

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刼宋君　刼以危

子罕遂刼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刼當為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刼以危、刼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飮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今本誤作蹺、高注、跣徒跣也、誤作蹺徒跣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跣、與高注徒跣合、今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其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爲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爲吳兵先馬走、當作爲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

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同、茅本於此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爲吳王先馬、卽上文所謂身爲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先洗古字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

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帀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亾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亾為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亾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耦此言若亾其一亦謂

旖旎不動若亾其身也高讀至若亾爲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微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儋纏　纆索

臣有所以供儋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辯見前誰知一條下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此因儋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劉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說文或訓爲束廣雅無訓爲索者纏當爲纆字之誤也說文作纆云索也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故高注云纆索也若作儋纏則義不可

通矣。劉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纆字亦誤作纏。葢世人多見纏，少見纆，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鏁纆得入焉」，今本纆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劉子釋文作纆，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予溺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纆索」。案：尋常之纆索，本作尋常之纆，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纆爲韻，若作纆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索，亦改淮南而失其

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纖離纏誤爲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列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卽得其精也、忘其外卽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爲察、故刪去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列子同、

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故在爲見而其字尚存

屈宜若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亾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隸書咎字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並作宜臼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臼楚大夫亾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臼權謀篇作屈宜咎是臼咎古字通屈宜臼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臼之爲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並作宜咎

爲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念孫案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何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

時爭利

厎厲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韋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

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又誤與此同

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列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愼同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並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愼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愼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愼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

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爲啻、而誤以爲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爲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齎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卽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爲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爲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卽其證、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何爲禮之

夜解齊將幬之幬帳

偷則夜解齊將幬之幬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

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爲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爲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爲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偸以夜往，故言夕，上文且偸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

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則與卽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卽還師卽則古多通用不須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爲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

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並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節喪二篇注禮記祭統注並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重者唯俗說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耆欲見於外、耆與嗜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淚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淚、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爲淚、廣韻、渠、強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渠卽渠字、玉篇云、渠、

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爲注者注字右邊主爲頸字左邊巠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 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爲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貳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頸而貳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

虛篇作鴈頸而戴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戴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爲確據矣

遯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崥太元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峡崥玉篇峡於兩切崥方爾切范望曰峡崥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箋周語注謂遯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崥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渝

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鞶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綎高注曰愉解也綎緩也又方言揄撎脫也解輸脫也郭璞曰捝猶脫耳文選七發揄弃恬怠輸寫淟濁李善注引方言揄脫也脫亦解也渝愉揄輸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愉解論衡作至長不偷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閣鴻濛之光 燕駒

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舊本罔誤作罔、考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及洪興祖楚辭遠遊補注並作罔㝗、今據改、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道藏本如是、各本光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案東方爲日所出、故曰鴻濛之光、俶真篇以鴻濛爲景柱、高注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是也、且光與鄉爲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楚辭補注並作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此作視焉無矚、念孫案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爲闢、闢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開闢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闢誤爲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開吾喙、釋文、開本亦作闢、楚策大闢天下之匈、今本闢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闢蜀故徼、史記闢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闢地而牙、故謂之管、雜記、輪人以其杖闢轂而輠輪、今本亦誤作開、闢與貫同、輠輪闢轂、卽貫轂、漢書王

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郎貫械今人言關通郎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新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究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關鴻濛之究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澒濛之究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究貫關古字通則開爲關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眴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亾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亾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目旬聲大雅江漢篇來旬來宣鄭箋曰旬當作營史記天官書旬始徐廣曰旬一作營旬之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爲則眴之誤遂改眴爲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視斯爲不詞矣且眴與天爲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

九垓，九天也，俶眞篇，徙倚於汗漫之宇，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閡，如淳曰，閡，亦垓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暢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盧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卽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爲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

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柸治

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念孫案止柸治之止當爲心隸書心字作𢗀止字或作𣥂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柸治爲句悖若有喪也爲句柸治疊韻字言其心柸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爲嘉嘉駕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卽柸治之俗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孳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兹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兹母、廣雅釋蟲、朝蜏、曹憲音秀、孳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爲季子者、季當爲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爲孚子、猶宓犧之爲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浮、故呂氏春秋本味篇庖人作烰人、烰宓聲相近、故宓犧或作庖犧、）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宋本改爲見得魚釋之、（莊本同、）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

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敏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並同

就視

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擲志篇同。今本擲誤作博。辯見呂氏春秋。

瞑目敎然攘臂拔劍

於是攸非瞑目敎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為瞋目。隸書眞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釋文瞋本或作瞑。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祝鳧已疵。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今本瞋字並誤作瞑。又案敎然二字當

在瞋目之上，而以㱿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念孫案失從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旣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爲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爲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爲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予之將銜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銜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銜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予之將銜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

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也故此云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身飛而準繩者、今本身誤作梟、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糸、則義不可通、注內梟字、亦身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卽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銕、形與鍼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書

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后、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后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蔭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蔽、隱也、文子無隱字、是其證、

房心

筲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 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叢書本並同、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閒、注本作駟、句 房星、句 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

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爲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爲房駟以就之斯爲謬矣駟爲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爲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卽其證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昝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郎淮南所本（鉤與句同四與駟同）

揖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念孫案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抑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指者、俗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揖為謚、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竝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為陋、陋為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俗作狹、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為

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爲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供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瞀被髮也木猶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所引補

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鷸字也高注當作朮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今本鷸作䲨者鷸䲨字相近又涉上文䲨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莊子天地篇皮弁鷸冠搢笏紳修釋文鷸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鷸字竝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鷸水鳥天將雨即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為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鷸又作鷸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

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鉥蓋鷸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遹或作述或作鉥又通作朮耳朮與鷸爲韻若作术則失其韻矣鷸即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鷸帶笏皆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鷸冠搢笏若鷸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鷸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鷸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鷸無言冠鷸者

淮南內篇弟十二